



出走的阿瑟 归来的牛虻

刘子凌

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右下图,资料图片),最初是作为革命者的自我修养教科书而进入中国翻译家视野的。

革命文学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祖国各处转战,戎马倥偬,不废阅读。营地的篝火旁,他“看书入了迷,火舌窜过来也不知道”。这本书,就是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牛虻》,让他“拿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好奇的战友们分享了这本书。听保尔念完,包括团长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在内,“有几分钟谁也不做声”,因为“大家都沉浸在为牛虻牺牲的悲哀中”。牛虻为追求理想而迸发出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这群战士。不妨说,阅读这本书成了队伍的一处流动课堂。后来,保尔身受重伤却连呻吟一声都不愿意,“他为什么如此刚毅呢?”见习医生妮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得到的回答是:“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带着对这些情节的向往,李锐先生四处搜寻并最终翻译了伏尼契的这部作品,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这是《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一纸风行,到1979年为止,销量已达100多万册。有中学生“用青春的热情轮流读过它”,而且亦是“围坐在篝火旁”;它的万千读者也曾经“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外国小说《牛虻》把课堂也带到了中国,还成为刘心武名作《班主任》中最重要的符号,进入了中国的当代文学现场。

《牛虻》讲述了一个“归来者”的故事,而“归来”的前提,则是“出走”。

阿瑟·伯顿是“伦敦—来亨伯顿父子轮船公司”老当家膝下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感情上并不亲近,两位哥哥倒也没有亏待弟弟,不短缺他的花销,不干预他的个人事务。在大学求学期间,阿瑟视蒙塔奈里神父为精神导师,几至无话不谈,包括自己参加意大利青年党的革命行动也未加隐瞒。青年人的这份事业让蒙塔奈里忧心不已。不久他升任主教,怀着百般不舍离开了阿瑟。继任者卡尔迪神父十分和善,很快赢得了阿瑟的信任。阿瑟在一次忏悔仪式上,也向卡尔迪倾诉了自己参与革命行动的事实。心上人琴玛与革命同志博拉来往,让阿瑟暗生妒忌,带着一种羞愧,阿瑟把这件事灵隐秘一起告解给了卡尔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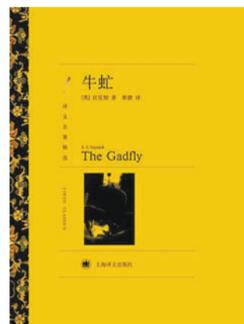
大错就此酿成。卡尔迪是密探,阿瑟锒铛入狱。他在监狱里坚不吐实,后来被释放。但他却没能消除误会:同志们都认为他的叛变使得革命者们纷纷被捕,琴玛的一记耳光让他万念俱灰。然而,打击还没有结束。愤怒的兄嫂认为他令伯顿家的高贵门第蒙羞,把一桩陈年往事又摆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是母亲和蒙塔奈里神父的私生子。这爆炸性的真相彻底动摇了他的信仰:“自己,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帮奴性十足的虚伪的人们,为了这些没有灵魂的泥塑木雕的偶像——才受了这许多煎熬:羞辱、磨难、绝望,把他折磨够了。”阿瑟选择了“出走”,登上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洋轮船,偷渡出境,一去13年。

在伏尼契写作的年代,像美洲新大陆、澳大利亚这些遥远、神秘、普通人难以抵达的海外之地,似乎经常能够给主人公带来命运的转机。比如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里匹普的人生起伏:他一度受益于在国外发财的逃犯兼恩主,被浮华世界迷住了双眼,黄粱一梦之后,他自己也去了海外,11年后衣锦还乡,找回了失落的良好。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这种空间想象的原因一目了然。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诗和远方”。

但《牛虻》跟《远大前程》有所区别。等主人公从新大陆“归来”,阿瑟·伯顿已经变成了费利切·里瓦雷斯,瘸了一条腿,满身伤疤,没人能认得出。在这层外表之下的牛虻,也不再是笃信宗教、忧郁敏感的的大学生,而是坚定的革命者。此后,在一次武装斗争中遭叛徒出卖而牺牲。

阿瑟的“出走”,是彻底的“出走”;那个“归来者”,则是牛虻而不是阿瑟。

只有这样考虑问题,才能解释这部小说中一处意味深长的“漏洞”,那便是卡尔迪这一人物设置。如果没有卡尔迪的告密,阿瑟就不可能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被捕,就不可能挨到琴玛的一记耳光,也不可能得知自己的身世,并因此浪迹天涯。显然,正是卡尔迪这个人粉碎了阿瑟置身其中的、温情脉脉的生活世界。奇怪的是,他从此在小说中消失了。他去了哪里?小说没有任何交代。牛虻“归来”,把主



要的怒火对准了蒙塔奈里,甚至有时候弄得琴玛都很难堪,却唯独不曾提起卡尔迪。深仇大恨,不共戴天,牛虻何以对卡尔迪这般宽大为怀呢?

如果把牛虻的一生切分为两个段落,卡尔迪即是那把剪刀,他的功能恰在于把青年阿瑟的亲情、爱情、友情之线,一齐斩断。一个“新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由此诞生了。虽非有意,但正是卡尔迪让青年阿瑟转变为革命者牛虻。小说告诉读者,经过这一层“脱嵌”的手续,方才造就一个坚毅果决的革命者。

此刻,蒙塔奈里的存在就太不合时宜了。因为在“归来”的牛虻这里,他一端连着扭曲的亲情,一端连着自己业已告别的旧世界,而那个世界对“新人”牛虻构成了某种惘惘的威胁。试想一下,如果蒙塔奈里只是阿瑟的朋友或乡亲,《牛虻》的故事性还会这么充沛吗?没错,他是父亲,也是旧秩序的象征,二者同样重要,他的父亲形象里缠绕着过往的一切。

于是,纠结的父子关系,成为小说最有张力的地方。真正在牛虻心中挥之不去的,不是琴玛,而是“那位红衣主教”。牛虻急于“出走”的旧世界,是由他的律法所规定的。“出走”的意义,就在这里。不用多说,无数革命者也都曾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那个家庭是属于“父亲”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他们奔赴的方向,是自由的、向上的、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青涩的年轻人终将百炼成钢,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看一看藏身船底,航向未知远方的阿瑟吧:“尽管耗子闹个不停,尽管船在摇晃,尽管油脂的哈喇味叫人恶心,尽管心里在发愁明天恐怕要晕船,他的眼皮却已经撑不开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就好比那些神明,昨天还是他膜拜的对象,如今早成了威风扫地的打碎的偶像,根本已经都不在他的心上了。”这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为告别旧里的高觉慧共享。巴金笔下的《家》里,这个热血青年也是乘船“出走”的——“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的载到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家,正在生长。”

2006年,话剧版《牛虻》在上海演出。这是一部历经7年打磨的戏剧作品,创作过程中,编剧刘永来反复叩问自己“《牛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现实意义何在,如何与当今观众进行沟通”,最后确定了“人的选择”这一主题。牛虻在生命和信仰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他在枪声中倒下、留下最后的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观众潸然泪下,掌声雷动。脱离旧家庭、斩断旧世界,主人公对于信仰、爱情、亲情的抉择贯穿小说,不仅启发、激励了革命年代的青年人,也因其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中国的经验和成就 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

袁若南



1975年,一位名叫巴勃罗·罗维塔的乌拉圭少年随父母来到中国。此后,他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他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脱口而出的儿化音透露着在北京的长年生活经历。他既是中国发展和逐步走向富强的亲历者,也是中国和世界开展文明交流的参与者,他亲历着中国的发展和变迁,见证着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少年时代与中国结缘

巴勃罗·罗维塔1958年生于南美洲,是地道的乌拉圭人,然而熟悉的朋友一般不称呼他长而绕口的西语名字,而是习惯亲切地叫他“老罗”,他也更喜欢中国朋友的这个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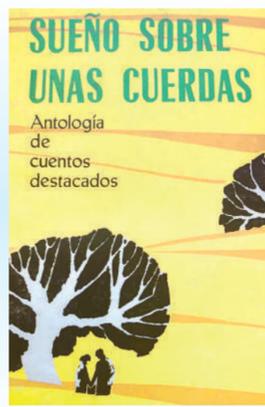
老罗能与中国结缘,与他的家庭,特别是父亲比森特·罗维塔的影响直接相关。比森特是一名书商,20世纪60年代初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开设了书店和出版社,在乌拉圭和南美地区发行来自中国的书刊,其中既有连环画、中医药等生活类书籍,也有介绍中国政治社会情况的书籍。当地民众通过这些书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社会、历史情况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比森特曾多次应邀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成为中拉民间交流的重要使者。

当时家里的茶叶、挂历和中国绘画作品,以及父亲书房中的大量中国书刊,都令年纪尚幼的老罗耳濡目染,儿童画册里描绘的那个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深深吸引着。直到今天,老罗依然清楚记得父亲书房里的书,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愚公移山》儿童版漫画书。此外,与拉美作家风格迥异的中国作家如鲁迅、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也令他倍感新奇。

1975年,比森特应邀来中国,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17岁的老罗随父母及妹妹一起来到北京。老罗经常自豪地说:“我家是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的乌拉圭家庭之一,而我可能是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的乌拉圭人。”他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两年汉语,随后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度过5年学习时光。此后,老罗的人生和职业生涯牢牢地同中国连接在一起,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的奇迹

老罗来到中国已有46年,他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亲历了中国社会的迅速



图①:辛勤笔耕的巴勃罗·罗维塔。

图②:《拣珍珠——短篇小说佳作》封面。

图③:《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封面。巴勃罗·罗维塔供图

1 2 3

重要的力量之一,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老罗认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具有世界意义。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就是历史性的胜利,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其次,中国的减贫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饥饿之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阶段,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过去40多年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7.7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无论是消除绝对贫困的速度还是人口数量,中国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第三,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有效政策,是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保障。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曾有过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巨大胜利,主要依靠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庄严承诺,依靠有效政策和伟大实践。老罗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成就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

用文字讲述中国故事

清华大学毕业后,老罗先后就职于



冬宫随想

李悠然

垮了建筑,大概冬宫的皇家威严也借由他们传递出来。建筑师的大作于1762年完整呈现,只可惜女主人伊丽莎白女皇未能等到这一天。

如果说伊丽莎白造就了冬宫的宏大,那么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成就了它的传世。1764年,通过一个柏林的中介,叶卡捷琳娜二世从一个德国商人那里买到了225幅荷兰和弗拉芒画家的作品。女王在冬宫开辟了一个僻静的房间专门摆放这些珍贵的画作,取名为艾尔蒙塔什——僻静之所,清高之地。这是艾尔蒙塔什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列的开端。如今的艾尔

米塔什的建筑构成了除了冬宫外,还包括小艾尔蒙塔什、大艾尔蒙塔什、新艾尔蒙塔什、艾尔蒙塔什剧院等,就连涅瓦河对岸的福斯科夫宫也成为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些,都用来展出上至古希腊罗马,下及20世纪,纵横数千年的俄罗斯收藏。

皇家收藏按历史脉络展开,有始有终。二楼三楼,一间又一间华美大厅令人叹为观止,金碧辉煌间总有名师大作与人不期而遇。达·芬奇的两幅“圣母”温柔而慈悲地注视着往来的各国游客。拉斐尔长廊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命俄国工匠复制的拉斐尔为梵蒂冈教堂所绘制的

长廊,描绘的是由上帝创造人类到夏娃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一系列《圣经》故事。

继续穿越一厅又一厅,邂逅提香,之后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打个照面。在孔雀大厅耐心等待孔雀的孔雀在整点全屏,在鲁本斯《西蒙的盛宴》前驻足。再次迈开步伐,在博物馆里迷失了方位,不经意间踱进一个厅,很可能便和伦勃朗的画作撞个满怀。这些人类最高艺术殿堂的精品就静静地挂在那里,没有玻璃罩子,没有夸张的金色画框,那么的高不可攀又那么的平易近人。

晚熟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迎来辉煌,在19世纪孕育出举世闻名的作家、画家、作曲家……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收藏艾尔蒙塔什开始不断扩充丰富,俄国的文艺事业获得了新生命。索科洛夫用一部载入电影史史册的电影向冬宫致敬,唤它为《俄罗斯方舟》。

图为冬宫外景。 影像中国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t@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